

海坨女儿

第 2 集

延庆县妇女联合会



目 录

前言	让美好心灵的鲜花开遍大地	(1)
一、	她的事业在田间	(3)
二、	农科战线一金花	(9)
三、	人民的好话务员——张淑琴	(17)
四、	家庭和睦幸福多	(25)
五、	久病床前有贤妻	(32)
六、	患难与共的好丈夫	(37)
七、	儿媳改嫁带公爹	(41)
八、	孝敬大爷公的好侄媳	(43)
九、	老人的幸福院，孩子的托儿所	(47)
十、	丈夫失去双臂之后	(54)
十一、	未婚夫严重烧伤后怎么办	(60)
十二、	正确对待婚姻爱情的孟玉平	(66)
十三、	塞外飞来“金凤凰”	(71)
十四、	要学“水莲”，不做“强英”	(74)
十五、	知错改错人人夸	(76)
十六、	婶娘赛亲妈	(80)
十七、	继母更比亲娘亲	(85)
十八、	喜夸延庆“十赡养”	(88)
	编后记	(96)

让美好心灵的鲜花开遍大地

《海坨女儿》第一集，记述了战争年代妇女的英勇斗争事迹。这是《海坨女儿》的第二集，将集中介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妇女中先进模范人物的美好心灵，以教育一代新人。

在我们国家里，虽然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还在散发着臭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残余，还在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毒化了国风，败坏了民气，搞乱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还把一个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夫妇相敬的传统美德，却遭到批判。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秽谣污浊的思想乘机泛滥，严重毒害着社会风气和无知的青少年。不迅速扭转这种现象，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县妇联在县委和市妇联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党委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以尊老爱幼，夫敬妻爱，团结互助，先人后己的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五好竞赛活动。这个活动，深得广大妇女和群众的欢迎，取得较好成绩，五好家庭大批涌现，五好个人成倍增加。1980年共评选出五好家庭431户，五好个人565人；1981年五好家庭增长到5009户，五好个人增长到6811个；1982年五好家庭达10774户，五好

个人达 11796 个。

为了促进后进户的转化工作，又利用电影《喜盈门》的上映，在全县妇女中开展了学水莲，照镜子的教育活动。仅 1981 年 6 月一个月，就为妇女包演《喜盈门》235 场，加上看电视，受教育面达 12 万人。观看后，组织大家座谈讨论，对照自己谈感想，加上妇代会干部有针对性地包户作工作，使全县妇女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儿媳主动向公婆认错，一家分居多年重归于好，两锅并一灶，吵骂变为欢喜。在学水莲活动中，共评选出水莲式好媳妇 1942 人，转化强英式人物 370 人。五好家庭典型体现了广大人民的美好心灵，有着示范、开导、鼓舞的作用。通过一批一批地宣传他们的美好心灵和激动人心的事迹，在全县开始出现了一个尊老爱幼，夫敬妻爱，兄和弟亲，妯娌团结，姑嫂和睦的新气象。评比活动中，公公夸儿媳，儿女夸妈妈，小姑夸嫂子，大姐姐夸弟妹的场面，都十分动人。

为宣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德，用他们的美好心灵的先进事迹教育更多的人，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妇女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我们选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编印成册，作为向中国妇女“五大”的献礼，并献给全县妇女姐妹们和广大人民，让她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开花结果。

延庆县妇联

一九八三年十月

她的事业在田间

在一片广阔的棉苗里，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正跟着大人，用手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捏棉苗上的红蜘蛛。烈日当空，又闷又热，小姑娘汗水淋淋。她皱起眉头，心里嘀咕着：红蜘蛛要用手捏，棉花蚜虫要用手抹，大豆青虫要用手逮，偌大一片庄稼，什么时候才能捉完这些虫子啊！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来对付它们了吗？小姑娘出神地想着。

她，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李荣华。

当李荣华长成为一个大姑娘时，已是山东农学院植保系的一名大学生了。农业科学知识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地球上的昆虫有上百万种，有害虫，也有益虫；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十倍、几十倍、上百倍地提高工效，使农作物获得高产。啊，植保科学，你是怎样地造福于人类啊！李荣华立下了献身植保工作的志向。

1964年，25岁的李荣华大学毕业了。她被分配到北京，调到远郊延庆县工作。她决心用自己学到的全部专业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

十年动乱，使她失去了几年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进了“干校”，又被下放劳动。那些年，党政机构和技术部门都瘫痪了。她目睹着蚜虫危害高粱，造成大片枯死；粘虫危害玉米，把植株吃成光杆；钻心虫和自发病危害谷子，造成严重缺苗断垄的情况，心里难受极了。一个植保技术干部的责任感，使她再也不能继续沉默下去了。她向当时的领导提

出，一定要重视抓好植保工作，并自告奋勇去管这个事。尽管当时各方面的工作都还没有走上正轨，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个道理，农民和农村干部心里是明白的，总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因此，李荣华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采纳。1972年，领导把她调到了县农业技术服务站负责抓植保工作。能有机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李荣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她如同一只受了干渴的鸭子，一旦回到水中就连头带尾地都扎了进去。

地处塞外的延庆县，是一个自然条件较差，文化也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民缺少农业科学知识，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还大都沿用祖辈相传的老办法。上级号召用农药打虫，在一些地方硬是推广不开。农民说，我们的玉米、高粱，自古以来都不打虫，还不是都有收成吗？有的人把随着季节南北来回迁飞的粘虫称为“神虫”，说那是打不得、治不了的。后来，随着全县小麦面积的迅速扩大，粘虫的危害日趋明显，农民们才逐渐明白，不打药是不行了。但是农药要怎样使用才更有效呢？他们还摸不出个道道来。有的人是等着上级发号施令才打药；有的人则是一见虫子就打，以为只要多打药就万无一失。由于防治不及时，不得法，往往打了三、四遍，四、五遍也控制不住危害，还浪费了农药，污染了环境。面对这种情况，李荣华一面教给农民防治的办法，一面着手建立社队病虫测报点，筹建县病虫测报站，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一天，李荣华和农民测报员王书臣到田间查三代粘虫，刚查了三个点就下雨了，他们只好跑到村里躲雨。小王想，今天天气不好，也许不用再去了吧。没想到，雨刚停，李荣华又带着他奔向了田间。小王暗暗地想，这个师傅真不

简单哪！一个女大学生，一头钻到庄稼地里，比我们农民还干得来劲。我得好好向她学习！

岂只是王书臣一人有这样的感受！小张、小贾、小胡……他们哪一个不是经李荣华手把手地教过的啊！他们的这位“李师傅”，不但教给他们农业科学知识和植保技术，还传给了他们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

李荣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爱人也是农业技术干部，常在外面跑。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没有时间在家照料，就把两个孩子都托到村子里去。在病虫发生的季节里，她经常一两个月也顾不上去看一次孩子。后来，孩子进了幼儿园，她每天都送得最早，接得最晚。有时赶上粘虫大发生，孩子病了，她就把孩子留在家里托邻居照料，自己依然早出晚归。有一次，天没亮她就要下地了，孩子还未醒来，她把孩子锁在屋里。孩子醒来后，站在窗前，眼巴巴地盼着妈妈回来开门。孩子的爸爸回家，看到孩子焦急欲哭的样子，十分心疼。李荣华听他爱人叙述这情景，心里也十分难过，两行热泪簌簌地落下来。作为一个母亲，她何尝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但贻误了防治病虫害的时机，将会给延庆县的农业生产造成多大的损失啊！在这虫口夺粮的关键时刻，她怎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丢下工作不管呢？后来，她把老人接到身边照料孩子。每年五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她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到田间的测报点上逮蛾子和了解情况，风雨无阻。在病虫发生的季节，她和男同志一道骑着自行车下乡搞调查，有时一天跑一百多里。只几年功夫，她跑遍了全县26个公社和二百多个大队。她每到一地，就把公社和大队的技术员召集到一起，和他们共同进行田间调查，耐心地向他们传授知识，还经常给他们上技术课，看到李荣华这样热

情忘我地工作，植保站的职工和各大队的技术员都深受感动。他们以李荣华为榜样，一心扑在植保工作上。李荣华也十分注意团结同志，发挥集体的力量。在她的带领下，站里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遵守纪律，勤奋好学的好风气。由于植保站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全县很快就建立了十四、五个大队测报点，训练出了一支懂业务知识，有工作能力的技术骨干队伍，为搞好对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开展群众性的防治工作打下了基础。

李荣华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但她从不迷信书本，也不盲从别人的经验。她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植保站的同志积极地进行各种科学试验，反复摸索本地区一些主要病虫的发生规律和最佳防治方法。

1977年，北京市预报三代粘虫大发生，近郊区一些社队和与延庆相邻的河北省怀来等县，三代粘虫危害严重。情况多么紧急呵！延庆县要不要组织一次对三代粘虫的歼灭战呢？当时，邻县又来求援，要求调给一部分除虫农药。县委负责同志征求李荣华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她的决断是举足轻重的。她想：我要做出对人民负责的回答！她和植保站的同志们反复研究，根据延庆地区的地理、气候特点和自己调查的资料分析，果断地做出了三代粘虫在延庆县不会大发生的预报，同意将敌百虫、粘虫散等农药支援邻县。结果全县三代粘虫真的没有大发生。这一年，他们既支援了邻县，又为各社队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全县的农民都很感谢植保站的同志们。

1978年，全县二代粘虫大发生，有14.1万亩土地受到威胁，李荣华和植保站的同志们提前二十多天作出了预报。在防治措施上，他们根据当年延庆地区蛾盛期长的特点，提出了

大胆的改革意见，由过去在二龄盛期打药，改为在三龄盛期打药，把防治时间推迟五至六天，高度集中人力、农药和杀虫器械，在短期内一鼓作气消灭虫害。这样，既能减少打药次数，节省开支，又能取得最好的防治效果。实践证明，她的主张是对的。这一年，只用了五、六天就防治完了14万亩，比往年少用一半时间。全县有一半以上的虫害发生面积只防治一遍就控制了危害，比往年少用了一次药，节约农药开支3.2万元。

李荣华和植保站的同志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他们做到一虫一病一档案，季季整理，年年存档，初步摸清了几种主要病虫害的发生消长规律，因而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报，有效地指导了防治病虫害的工作。全县受害面积逐年减少，到1976年，全县已基本控制了粘虫、麦蚜和地下害虫的危害，全县农药用量降低了三分之二。近些年来，延庆县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其中就有植保站的一份不小的贡献。由于植保站的成绩显著，1978年被市农林局评为先进植保站，多次被评为全县的先进集体，1981年被农业部农作物病虫测报总站评为全国先进集体。

长期的科学实践，丰富了李荣华的知识，她将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和经验。1980年，她和植保站里一位大学毕业的农业技术干部张经武，共同总结了“粘虫的预测预报”、“麦蚜的发生规律及其防治”、“超低量喷雾新技术的改进和推广”等经验。这些材料都受到了市农林局的奖励。1980年6月，李荣华以她所写的《延庆地区麦蚜发生规律及防治适期的研究》的科学论文，和她多年来在植保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获得了农艺师的光荣职

称。

李荣华是解放后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她对党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感情，是在自己的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她说：“每当上级交给我一项具体任务时，我就很兴奋，就一定要往好里做。工作就是幸福。在我看报和看一些外国的参考资料时，总是喜欢看到外国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怎么好，而不喜欢看到别人说我们不行。只有靠干才能争这口气。”

是的，李荣华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干，热情忘我地干，这不就是她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着的爱的具体表现吗？她渴望着自己能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年代里，党组织没能解决她入党问题。然而，党并没有忘记她，而是经常关怀她，在工作上对她大力支持，在思想上给予帮助和鼓励。她在内心也深深地感谢党，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坚信，党组织的大门终有一天是会向她打开的。粉碎“四人帮”不久，即1978年8月，她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荣华以忘我的工作和突出的成绩，赢得了群众的拥戴。从1973年起，她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后来，她又先后被评为延庆县的优秀共产党员，被选为县党代会的代表、县委委员。1981年8月，被提拔为县农办副主任。今年4月，又被选为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些荣誉面前，她没有陶醉，她在考虑着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怎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重托呢？

李荣华正在四化建设的大道上，踏踏实实地奋力前进！

农科战线一金花

一、她的志愿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是陈莉同志在报考大学时，填志愿写下的誓言。这个志愿一直鼓舞着她，支持着她，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女孩子，考进了农业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又来到了北京市的远郊——延庆县扎根、发芽、结果，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莉同志从小学习刻苦。中学时连续三年是班里的三好学生，又是第一批入团的优秀团员。五七年反右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陈莉就成了“黑五类”子女。尽管压力很大，但没有压倒她刻苦学习的决心。五八年考大学时，她毅然决然地报了农业学院。她的想法很简单：祖国的需要就是共青团员的志愿。

五年的大学生活，她如饥似渴地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讲，认真钻研；下乡实习，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把下乡作为自己改造和锻炼的好机会，自觉自愿地到艰苦的地方，以便缩短自己和农民之间的距离。

一九六三年秋，大学毕业了，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在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她仍然坚持一句话：“服从分配，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六一年，她和同学曾来延庆实习了一年，延庆的艰苦条件，她是知道的，农村食堂粮不够吃，瓜菜带，每人每天只是三个二两一个的窝窝头。但延庆的河山，延庆人民给她的印象是美好的。

她决心在延庆广阔的土地发光发热。她向负责分配的同志表示：“我志愿去延庆”。于是她告别了父母姐弟，告别了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塞外。

二、平凡的工作、可贵的精神

延庆贫穷落后的状况，对于一个初来的城市姑娘来说，是多么大的考验呀！但她没有把生活条件放在心上。她看到延庆贫困，就分析贫困的原因。她看到社员们一到五月就借粮，青黄不接时吃苦苦菜加杨树叶子。社员们一年到头，每人只有二斤白面，还不舍得吃，只是大年初一吃一顿饺子，剩下的留着待客。家里有病人找队长开个条子才给二斤社会照顾白面。这些情景，使她深深感到一个农业技术员的责任重大。她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开始想搞玉米，学习劳模王保京，使玉米亩产 1000 斤，解决社员借粮问题。她又想搞小麦，让社员都能吃上白面。但她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刚到延庆就参加了四清运动。她只好一面参加运动，一面抓生产，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帮生产队订计划，深入田间调查研究，搜集农谚，搞小麦品比，土豆栽老根。

麦收时，她村村队队去调查穗收，取样改种，了解小麦生长情况。到了秋天，不在场院里就在庄稼地里，不论是玉米、高粱、谷子、白薯，整天量呀、数呀忙个不停。从那时起，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记主要工作内容及农业活动和天气现象的流水帐，这样使她熟悉了延庆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时期，不少人认为专业没用了，书本没用了，把自己的书刊笔记处理了，但她还是

把教科书和笔记保存得好好的。她总是想：运动总有不搞的时候，国家培养自己学习的专业，必然有用到的一天。

六九年，她们夫妻二人一道被分配到大柏老公社当技术员。那时她已经三十岁了，有了孩子，但对于家庭、孩子他们想的不多。他们想到这是他们出校门后正式作农业技术工作的开始，心情很激动。一到公社就急切地奔向田间。

大柏老公社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全县来讲还是较好的。当时，公社领导很支持她们的工作。她的指导思想是：只要能促进生产就要干；干就要干好，平凡的工作要做出成绩来。八年中她参与和支持了公社农业技术上的几项重要改革。首先是以两杂制种为中心的良种化。这项工作从组织征集种子，到确定丹育6号为玉米当家品种，前后进行了三年。原来这里的“两杂”一点基础也没有。她和爱人马永青为了把工作面铺得大些，就分头出门调种。她一个人拿上钱和粮票及大大小小的口袋上路了。在平泉县，她搭乘拖拉机去城北四十里的黄土梁粮库取黄豆和灯笼黍种。一路严寒，把脸上的肌肉都冻僵了，下了车竟不会说话，但她马上就开始了工作。她虚心向外地的同行学习，走一处，问一处。从六九年到七〇年初整整冬三月，她们出去回来，回来又出去，一把把地征集，少则几粒，多则几百斤，总共有一百多品种，上千斤粮。由于沿途勤学勤问，她由对“两杂”一无所知到初步掌握基本知识，回来就组织队伍，办班传授。为了使工作进展得快些，她们安排全公社22个大队，村村制种，队队试验，让每个村都看到杂交种的表现，让每个队的技术员都学会制种技术。她后来总结了试验、繁育、制种三步法，一年后全社普遍掌握技术，制出的种子第二年就向外调出了。玉米当家品种丹育6号的采用比全县还早了一年。

第二项重要改革就是“双成畦带种法”的总结和推广。改革是生产发展提出的新课题。七十年代的冬小麦已在大柏老公社普遍种植，但种植方式一直没有解决，套用北京近郊的大小垄种法，套种一行玉米，玉米苗长在窄窄的背上受欺。延庆无霜期又短，常常不能成熟。这样小麦套玉米产量极低，形成两茬不如一茬，致使小麦面积不能保证。针对这种情况，公社党委给技术员提出要求：找出一个适合延庆条件的种植方法。但谈何容易！开始，陈莉和她爱人组织全社技术员到平谷许家务学习“三密一稀”的种法。回来全面推广，搞了一年，小麦产量显著上升，但玉米仍夹在窄窄的埂上受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她们又采用汤鹿的带状种植，把一行玉米改为两行，把一尺多宽的埂改为三尺多宽的畦，大大改善了玉米的生长条件。改革是件麻烦事，开始群众往往不认识，嫌麻烦，她们就分开在三个大队七个生产队试验，一年里抓出了三个成功的典型。最后集中在一个村进行总结，市里来的专家和新调来的领导对这种种法开始也都表示怀疑，尤其是有位颇有名望的小麦专家认为，这是迁就延庆耕作粗放的作法。对于这种批评，陈莉没有接受。她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就是要因地制宜。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她和许多同志的努力，这个种法终于站住了脚。她采用一位老农的说法，给它起名为“双成畦带种法”。这种种法，玉米产量和平播的一样高，小麦产量也不低，两茬加起来超过八百斤，“两茬不如一茬”的问题解决了，以玉米保小麦，小麦种植有了保证，全县七万亩全面推广，一下子就是七千多亩，七五年全县普及了这种种法。

基层的农业技术工作平凡而琐碎，不见得能搞出什么名堂，但是，它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这项工作，陈

莉一直牢记着她一位老同学的话：“平凡的措施，一丝不苟的贯彻”。多年来，她就是遵循这个原则，默默地做着大量的不起眼的工作。比如推广玉米的密植，她先从查现状入手，算细帐，定标准，然后开现场会，布置技术要求，开完会还要亲自下去检查，用尺子量，手把手一个人一个人地纠正，自己不能嫌烦，更不能怕别人烦，这样才能把这项普普通通的技术贯彻下去。再如，预测和防治二代粘虫工作，虽有植保站的准确预报，但为了解决本地的问题，她仍坚持每年亲自检查，在查蛾，防治期间村村跑遍，督促打药，检查药效，还要组织打药器械的维修。这项工作每年总得到这代幼虫化了蛹才能把心放下来。

三、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在基层做技术工作是艰苦的，尤其是女同志，难处更多。她东奔西跑，起早睡晚，不怕风吹日晒，酷暑严寒，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坚持在基层干了八年。近几年，就在她搞小麦新品种选育时，每年一到五、六月间，每天清晨，她都淌着露水下地，观察记载，脚下湿得直流水，下半身的衣裳全浸透了。衣服刚干一点，到中午十一、二点钟，就在太阳光下看材料，因为太阳光直射着材料不晃眼，看得清楚精确。大夏天，是蚊蝇滋生时节，庄稼地里蚊子很多，她整天在庄稼地里忙。白天她的手脚被蚊子咬成一片片的大疙瘩。晚上不知不觉又消散了。天天如此，她没叫过一次苦。

一个女同志在基层推广技术工作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有人说：“一个女的能搞出什么来？农民种了一辈子地，还不如

城里来的女学生？”同事中也有人说：“你是兔子尾巴长不到了！”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她从来不生气，不激动，正视自己的弱点，虚心向老技术员学习，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虽是女的，也可以成为合格的农业技术员。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得正确处理家庭、孩子问题。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奶母带大的，都是在农村长大。大孩子是她产假刚满时就送到奶娘家，六周岁才接回来又送到奶奶身旁。二孩子生下时，正值三秋种麦时节，孩子刚刚四十天就送到奶娘家，七周岁才接回来。她并不是不想孩子，由于工作忙，控制自己的感情，一心扑在工作上，等到工作不太忙了，或放假的时候，才去奶娘家看孩子。这样整十年，真不容易。

别看她已有两个孩子了，但他们多年来都没有个正经家，七八年前他们只有一间十一平米的小南屋，那只是他们夫妻回县开会，或去北京探亲时落脚的地方。家里只有一个小炕桌，两个小方凳，一口小缸，什么新式家具，或成套摆设，她连想都没时间去想，更别提去购买制作了。

她全家五口人，现在也分居两地。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在农村的亲属，经济上并不宽裕，她从经济上先安顿好老人和孩子，保证他们的健康，好让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她为改变延庆面貌，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和公社党委的重视，七五年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认为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提高一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新的起步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八年，因工作需要，把她调到县农

科所工作，分配她搞春麦育种，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多年来她一直盼望着自己能亲手培育品种，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新的工作对于她这个近四十岁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因为她在学校学的是农学，不是育种，在十多年的工作中也是以全面搞生产为主，边工作边实验，而育种则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她先用常规育种的基本程序和操作方法，在十来亩地的实验田里种了上千个实验品种。她精心管理，细致观察，整个实验田观察一次得用两三天的时间，一天到晚在地里站着、看着、记着、想着、比较着。刚开始站两三个钟头就腰酸腿疼，她硬是咬牙坚持着。在准备春播品种时，她挨个数麦粒，一数一个星期，得数上千份，数过装袋、编号，一丝不苟。七八年领导决定让她到北京农科院学习，她认真学习，虚心请教，主动与课题主持人配合，在田间、场上，组织那里的工人收打脱粒改种。为了尽快熟悉材料，她每天早上班一小时，吃完饭又继续下地，一直到太阳落山眼前模糊才回来，晚上又在灯下查阅资料。通过实习期间的认真学习，她又熟悉了农科院移交延庆的全部春麦材料，也学会了常规育种的正规操作方法。

三中全会以后，基层农业技术工作以推广为主，以引种为主，直接为生产服务。根据这个精神，她组织育种组的技术人员重新摸索工作方法，并和许多科研单位挂了钩。经过三年的努力，找到了适合延庆生产的新路子和新方法。育种组在谷子、冬小麦、玉米、高粱、大豆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她组织的春麦组选育的春麦新品种“八〇签十四”已开始推广。

陈莉同志并不满足眼前已取得的成绩，她正不停地研究、实验。今后打算搞春小麦新品种选育，并发挥育种组全体